

地 絕



作創明草

一九三七，五，一初版

1——2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著作人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余漢生

草明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No.486

暮色浸在珠江裏，把江水吞掉了；江面飽膩地吐出一種星點樣地、閃爍不定的渾黃的光輝——牠慢慢地沉鬱了臉色，並且用不怎樣爽朗的聲調，低低告訴人們：這一天又要完了。

長堤沿岸，過往的人們似乎在加速步伐；汽車載着牠們底主人，沒命地叫喊着前進，那聲音會叫人馬上明白牠們在毫不經心，這不過是一種帶有若干傲慢意味的，而且是循例的手續罷了。氛氣燈高懸空際，使那些豪華的建築物底輪廓明顯起來——遠遠，人們便懂得了那些正在急於用種種誘惑的特色吸引牠們底顧客的商店，旅館，飲食館，娛樂場所底企圖了。

長堤和牠底對岸，河南頌聖後街一帶，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一個性急的煞神，從長堤一脚踏過珠江，便撒下一道堅厚的帳壁，致

使這些相距很近的地方變成灰黑色的地域。

那隔絕繁華囂鬧的頌聖街一帶，有的是黑暗和混亂，居民們像慣於活在某種模型裏，他們連想也很少想到那和他們日常生活很少連繫的只距離一條江水的另一天地。

紫紅色的晚霞，像一盆畜類的血液傾瀉了，西方天空染成了一角紅艷的顏色，天，美麗而柔和起來了。

華興製膠廠用紅磚砌成一座矮而宏闊的建築物，像一個吃醉了的矮胖子，挺起肚子站立在頌聖後街旁，狹窄的街道兩條臂膊似地左右伸展着；前面斜斜對着一塊寬闊的空地，（人們喊牠做爛場地的。）空地上除了東邊一匹脫毛老狗似地蹲着那一座矮小而不整齊的開設粥攤的草棚之外，其

餘有的便是野生矮草，大塊石頭，垃圾堆，蒼蠅，和螞蟥。——牠們經常吸引着許多穿藍色工服的人物。正午，工廠底汽笛響過了，工人們便跟蒼蠅一起，混亂而嘈雜地圍着粥攤和那些臨時飲食担，身體上像裝滿彈簧，臂膊揮動着，跳蹦着，無目的地調笑，相打，糾纏着——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自己這時候是陶醉在那瞬間的快樂裏。

那一天，晚飯吃過，在工廠附近居住的一些工人，鑽出了自己的洞穴，聚集到這塊不乾淨的爛場地上來。

這時候——每天的黃昏，是他們一天裏唯一享樂的時光。他們不是打算怎樣來達到自己較高的慾望，只是隨意選擇站立的姿勢，隨便談着什麼話，肢體得到休息，在他們彷彿是應該滿意的了。

一塊兩尺多寬的黃石上面，坐着七八個粗獷的人物，他們環坐着彼此背擦着背，頭靠着頭，仰望着天空，彷彿他們正在水面上划游。籠罩着他們，圍繞着他們的是鮮麗的天空和柔軟的水。……

「那是一隻停泊白鵝潭的英國軍艦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指着那一條延長而凹凸不平的紫黑色的雲帶說着。「船頭那兒不是豎着一面紅毛鬼的旗子麼？看見吧？」

立刻，他們開始爭論起來了，有些說像條大魚，有些說是華興廠底商標，火車。

譯名「寡佬」的劉必勝，碩長的紅面漢子，突然站起來，張開兩手伸個懶腰說：

「那，那正是牛郎跟織女樓着開不得交的時候呀。」

沒有等待衆人的哄笑，他便撇開大家，像和誰都不相干地，跑到工廠門口，斜斜地橫躺下來。開頭，他靜悄悄地在傾聽靠紅牆的那邊的同伴們談鬼，但一會，便毫無興味地低低唱起自己的歌來。——那是他自己編的，每天在熔膠機旁工作時他愛一句一句緩緩地唱：

「有誰拉住我底衫披呀？」

——樹膠臭。

在這地獄裏呀，

——一年到頭！

到如今：

肺眼給塞住了，

眼睛昏黑了，

我底老契（相好）呀，

你快來按按我底心口。

快來吧，

我要對你說明白：

我曾徑怎樣同人家打鬥；

只要這個世界是公平一點，

你一定不會錯怪了呀，

你底甜頭（丈夫）。」

他睡的姿態，除了左手還在忍耐着做他底枕頭之外，其他各部分，都放任地伸張着，彷彿他不願意再花一點氣力來支配牠們了。歌聲像是從一個壞了的二胡流出來，音調低沉而澀滯，別人聽了，腦筋好久不能恢復原有的爽快。

突然，像起了一陣旋風似地，地痞霸王耀拖着六歲的小孩子李細牛，提一隻蔴包袋一樣跑到衆人面前了，嘴裏不住地嚷叫些什麼。

細牛是賣粥棚真嫂底獨一的兒子，每天，在華興製膠廠放工的時候，他就和一班工人廝混着，常用小孩子做得到的狡詐，乖巧作弄他們；爲了減少自己的寂寞他在工人們身上尋開心，就恰恰等於他們愛爲難他一樣；只是在母親督促和不含惡意地喝罵了，他才裝着大人的臉孔，幫她收拾碗

盤，扮成很能幹的樣子。

像約好了似的，工人們看見細牛被霸王耀捉住了，便敏捷地把他們兩個圍繞起來。坐在石頭上的年輕夥子抱細牛起來，按到那塊黃石上，然後映着得意的，負責的眼睛望住大家，意思是等候一個更高度的娛樂。在紅牆脚下蹲着談鬼的那班工人，被他們底哄鬧擾亂了，索性參加了他們那一羣，並且雜亂地提出許多玩法來；只有寡佬劉必勝還在安靜地躺在廠門口，似乎沉迷在自己的歌唱裏。

一個粗壯的脚色，先反扭着細牛底雙手，把他身上的過長的女人衣服覆上來，蒙着他底臉部，自己却叫着徵求別人底同意：

「喂，捕鷄暈（把雞用布蒙起來給牠治病——遊戲的一種）好不好？」

捕鷄暈呀。」

地痞，那又瘦又長，不適當的笑貌常引起別人底厭惡的傢伙，一隻螳螂地跳着向孩子示意說：

「說呀，你到底有幾個爸爸呢？用你底手指頭數數看吧，一共有幾個？你說了他們就會放你的。」他有點瑟縮地躲在人叢後面，裝着禾雀的尖嗓子叫着。

沒有好久，掙扎着的細牛，扮了幾套把戲之後，人們似乎滿足了。把他圍住的那個堅固的圈子開始移動，粗野的男人——鬍鬚的聲浪押住細牛，一直向東角草棚那兒衝去。

孩子用他那比全身各部分特別發達的堅實的腦袋在人圈裏頭撞來撞

去，小眼睛過分機警地左右閃動在尋找逃跑的洞隙，補綴了許多回的累贅的夾衣，蓋過他底手腕和膝部，使他越顯得矮小和不靈活。

「你們這班野牛，你們這班黃瘟！明天我爸爸帶着大兵殺到頌聖街來，我叫他先斬了你們底頭！」越接近草棚，他底聲音就越叫得響亮，尖銳，有意使草棚裏的母親聽見。

「真嫂，真嫂……」

人們朝草棚叫着，零亂地，沒有一個能說出一種意見或要求，也沒有一個人跑進草棚裏面，只圍困玩弄着細牛，叫他底面孔漲紅了。

草棚裏走出來一個三十七八歲的婦人，她底頭髮和衣服零亂污暗，像一輩子都沒有閒暇整理過；下巴寬闊；較平常人突出，永遠都在微笑的嘴

巴安適地躲在鼻孔底下和朝天的下巴中間；兩個眼睛老是幼稚而愉快地眯着——在那兒找不到一點卑怯和畏縮，左眼梢有一個小小的疤痕，使她笑起來的時候增加強悍的，不調和的媚態。

她捧住一笄箕（竹絲編成的小籬）紅豆，疲倦地靠粗竹竿架成的矮門框站着。一連打了兩個哈欠，她才懶懶地說：

「什麼事情呵，人家在揀紅豆，預備明天攪進白粥裏燒給你們吃的。」……

「還有誰和你買粥吃呢？你底太子就要殺掉大家了。——」誰在怨懟地笑着說。

「真嫂你說你底大牛不打窮人，只打惡人，但你看細牛居然看上了我

們，要他底老子向我們……」——另一個氣喘地嚷起來。

真嫂做了一個貓兒跳躍的姿勢，伸着頸子跑向前，用腦殼撞進人堆裏，樣子像在非常生氣而且燥急。誰都沒有防備，她敏捷地搶了兒子細牛底手，牢牢緊握着竄出人叢朝屋子裏跑。在門口，她一面捉住了竹篾門，使驟然停住的傾前的身體不致朝屋裏倒，一面却望住男人們氣喘地笑起來。

她猛力關上了門，把整個碩壯的身體靠在門扇上，摟着細牛底頸項還在不能休止地痴痴笑着，一直到聽見門外那班工人們唱着一些流行的班本（劇曲），走遠了。

「好，我帶你看爸爸去。」她粗魯地攙着兒子跳到靠牆的長桌子前

面，拿起一個不知在什麼時候塗抹過金粉的七寸高，五寸闊的鏡架，但她馬上放下了牠，低低地罵了自己一聲，趕忙點起洋油燈，拖過來一條橋凳，叫兒子坐在上面，自己也坐下來了。

「爸爸現在恐怕鬍子也留起來了。」她用袖子在那塊缺了左上角的玻璃上揩抹着，一面用嘴唇吹着鏡上的灰塵。「他三年多沒有回來了。你還記得麼牛仔？——那一次他要走的時候，我抱住你親自送他到碼頭。你那時很乖，但等船一開，你就吵鬧起來向我要爸爸了。我答應過你，什麼時候我和你一道上他那兒去的。——」

爲了使那幅照片清楚點，她把鏡框捧近嘴巴，用力呵了一口氣，然後再用襖袖子快揩抹着。

這樣，一個因為隔了許多年代，而且被低劣的照相技術弄到面目有點模糊的壯年男人注視着她了。那粗而濃的眉毛，閃着不肯輕易讓人的光輝的大眼，寬闊的嘴巴和顴頰，使真嫂底神經起了一種異樣的亢奮。

他——她底第二個丈夫李大牛是在一支駐東江打被稱做土匪的神話一般的人物的軍隊裏當一名小兵的；有一個時候他好久沒有給她寫信了，真嫂曾經隱藏起自己的迷惑憂慮，去聽那些對她不利的謠言：有些愛絮嘴的人說李大牛升了排長，並且在興寧討了一個女人；有些却說他投降給土匪了；也有乾脆地說他已經陣亡了的。

爲了這，她常常拖住華興製膠廠一個熟練工人馮海問道：

「告訴我，東江的土匪是怎麼樣的呢？」或者是「那兒的女人有沒有

義氣的？」

馮海是四十多歲的梅縣人，喜歡凝視一些什麼東西而不愛說話，他底聰明躲在冷淡和遲鈍的表情裏，這使人感覺到他是深深地嘗過人世痛苦的。一個有他自己的頑固觀念的人。他懂得東江一帶的人情風俗，也懂得軍隊的生活，但在真嫂面前，却偏偏要這樣冷冷地回她說：

「到處楊梅一樣春。人總是要殺掉別人的脚色，有什麼好不好呢？……」

他底正直和鎮靜和真嫂結成一種很親暱的友誼。有一次她和他獨處的時候流下眼淚來了，她爲什麼這樣喜歡東江那邊呢，她要求他告訴她到那兒去的路程。後來她帶着威嚇的意味，用指頭指着他底鼻尖，把面孔湊近